

梁啟超輯

曾文正公嘉言鈔

附胡文忠公、左文襄公嘉言鈔



曾文正公嘉言鈔

目次

梁任公序

.....一

曾文正公嘉言鈔

.....六

附 胡文忠公嘉言鈔

.....五〇

附 左文襄公嘉言鈔

.....五八

序

一、有史以來

(時間)

二、全世界

不一二觀

之大人也

(空間)

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信否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於天

者，良無以異於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當學絕、道喪、人欲橫流之會，腐敗之習俗以雷霆萬鈞之力相罩、相壓，非甚強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衆鶩散，則劫之以師友。」而嚴師畏友，又非可亟得之於末世。則夫滔滔者之日趨於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靈典冊，得片言單義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夾輔，自營養，猶或可以防杜墮落而漸進於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日三復而終身誦焉也。抑先聖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書六經亦蓋備矣。然義豐詞約往往非末學所驟能領會，且亦童而習焉或以為陳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諸賢闡揚輔導之言，益汗牛充棟，然其義大率偏於收斂而貧於發揚。夫人生數十寒暑，受其群之蔭以獲自存，則於其群豈能不思所報，報之則必有事焉，非曰逃虛守靜而即可以告無罪也明矣。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構且既思以己之所

信易天下，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於此濁世，若何而後能磨練其身心以自立於不敗，若何而後遇事物泛應曲當無所撓枉，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非有所程式而養之於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歿，去今不過數十年。國中之習尚事勢皆不甚相遠，而文正以樸拙之姿，起家寒素，飽經患難，丁人心陷溺之極運，終其生於挫折譏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況相去僅一世，遺澤未斬模楷在望者耶！則茲編也，其真全國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

丙辰二月朔新會梁啟超。

鈔例

一是編從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書札、家書、家訓、日記、文集五種摘鈔，其餘嘉言散見他種遺著者，姑付闕如。

一是編原取自便省覽，故務求簡要。往往一段之中，僅節數語；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亦有同此一義，而屢見屢鈔者，以存文正強聒不舍之真，亦使讀者得時習而悅之益。

一文正居大亂之世，半生治軍。是編所鈔，言戰事者亦什之一二，其為軍人寶鑑，固無待言，即非軍人，亦當涵詠其理而善推之於用。蓋人生天地間，本以奮鬪為生涯，何時何事，非在戰爭中者。是編所鈔關於軍事之諸條，吾確信凡任事者，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必

八十八佛中
有一傳曰
向武勝佛

終身受用不盡也。

一是編所鈔關於觀人用人之諸條，讀者或以為文正秉權勢，居高位，故能爾爾。吾儕則無需此。其實不然，人無論居何地位，執何職業，皆須與人共事，求友求助，苟善讀此，無往而不自得師也。一文正於學術文藝，獨得處甚多，垂訓亦至精，今所鈔從略。一胡文忠左文襄嘉言附鈔，以見當時賢哲責善憂世，相觀相善，有自來也。

丙辰正月啟超記

曾文正公嘉言鈔

篤實……

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

乎。復賀耦庚

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致劉孟容

耐冷耐苦，耐勞耐閑。答黃麓溪

志……

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

哲盛隆之軌，而日即高明。答歐陽功甫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為浩歎也。復彭麗生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

人欲
天心

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與江

岷樵
左季高

內持定見
外廣延納

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為盡善。

復歐陽
曉岑

方今民窮財困，吾輩勢不能別有噢咻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

以聽吾民之自活而已。

興朱
石翹

帶勇即
領眾也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

與彭筱房
曾香海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

優，為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無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

冷落獸散。

與王
璞山

國藩人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

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困肝膽，又與掀振

一番

與劉孟容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鷄伏卵，如鑪鍊

丹，未宜須臾稍離。

復劉霞仙。啟超按教育家之於學生及吾人之自行修養皆適如是

不當安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掄修袂而養姁步。倡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為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側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

次骨

復龍翰臣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

也

復黃
子春

蒼蒼者究竟未知何若，吾輩竭力為之，成敗不復計耳。

復朱
石樵

愚民無知，於素所未見未聞之事，輒疑其難於上天。一人告退，百人附和。其實並無真知灼見。假令一人稱好，即千人同聲稱好矣。

復褚
一帆

信儒信佛
亦然

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為淫氛而薄之。碧化萇宏之血，而覽者以為頑石而棄之。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纍之所以一沉而萬世不復返顧者，良有以也。

與劉
霞仙

時事愈艱，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傲兀鬱積之氣，足以肩任艱鉅。然視事太易，亦是一弊。

與羅羅山
劉霞仙

善修業者

善調身心者

善理事者

亦然

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為功。善用兵者亦然。

致羅
羅山

急於求效，雜以浮情客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以瓦注者巧，以

精進力

釣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外重而內輕，其為蔽也久矣。

與李次青

銳氣暗損，最為兵家所忌。用兵無他謬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

與李次青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為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怵惕者，其後恒得大勝。或當志得意滿之候，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

與羅伯宜 敢超按處一切境遇皆如此豈惟用兵

為文

欲學為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乃始別有一番文境。

與劉霞仙 敢超按此又不惟學文為然也

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尚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惟當兢兢業業，互相箴規，不特不宜自是，並不宜過於獎許。長朋友自是之心，彼此恒以過相砥，以善相養，千里同心，庶不終為小人之歸。

復李希庵

敬恕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常

是非

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

與鮑春霆

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為切戒。

與李希庵

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然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與沈幼丹

明

莅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與吳翔岡

精進

軍事不可無悍驚之氣，而驕氣即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即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況弁勇

乎。

復胡宮保

敬字恒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鄙人生平欠此二字，至今老而無

成，深自悔憾。

復葛
畢山

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

不切磋則不成令器。

復鄧
寅皆

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無切當。

復董
畢山

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真。

與許
仙屏

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祓不祥。

復胡
宮保

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

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致吳
竹如

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無善。大抵取諸人者，當在小處實處。

與人者，當在大處空處。

復李
申夫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

句。所謂守約也。

復李
申夫

驕情

衡人

驕情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情，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與李申夫

大局日壞，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撐一

日。致沈幼丹

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抵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思過半矣。致李黼堂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復方子白

求才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蛛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復李黼堂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為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為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

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即魂夢亦不甚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

復李雨亭啟

超按此問疾書也攝生要訣盡人皆當服膺

勤慎

不弄智巧

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復宋子久

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

復胡宮保

領事亦能

習勞

治軍以勤字為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

痛懲。

復宋滋九

得人

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

復方子白

大抵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

妄。○復胡宮保

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為主，不喜為客。○復劉馨室

專從危難之際，默審樸拙之人，則幾矣。○復姚秋浦

話亦妄

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

語也

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復李少荃

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要

結粉飾之文。○復李少荃

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同上

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

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復李希庵

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復李少荃

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

庶幾刻刻敬憚。

復李少庵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亮。

與程尚齋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脩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嶢嶢者過事苛責，則庸庸者反得倖全。

致憚次山

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

獨敗

復郭
筠仙

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故恒言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晦曖，即為小人。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復郭
筠仙

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死生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句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

誓不返顧。

復郭
筠仙

以勤為本，以誠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

神可格。

復陳
舫仙

逆億命數，是一薄德。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久久自有功效。

與李
眉生

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

與李
幼泉

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恒做出，故古人以有恒為作聖之基。

復陳
松生

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

致李
宮保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而言之，勢則指大計大

局，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

致李
宮保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宅其心於寬泰之域，俾身體不就孱弱，志氣不至摧頽，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

致陳
舫仙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

復劉
霞仙

外境之迁，未可滯慮，置而遣之，終履夷塗。

致陳碧帆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闕，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

嘗輕於一發。

致王少鶴

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偽。吾與僚友相勉，但求

其不晏起，不撒謊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

復楊莘庵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與張臧瓶

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則無其事也。

與李次青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

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為喜懼耳。

同上

平日千言萬語，千算萬計，而得失仍只爭臨陣須臾之頃。

復胡宮保

立法不難，行法為難。以後總求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應事接物

時，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淺處著眼，莫從深處細處看。

與李申夫

先哲稱利不什不變法，吾謂人不什不易舊。

復陳作梅

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復郭意城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復陳舫仙

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僕自督生平愆咎，不出忮求二字。今已衰耄，旦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長，果能剷除此二字者，亦殊不多也。忮求二字，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慙然媿懼。不敢道人之短。復郭中丞

人才非困厄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復袁小午

右書札

朱子言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功夫，

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將愈煮愈不熟矣。

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凡專一業之人，必有所心得，亦必有疑義。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志則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驟幾，有志有恒，則諸弟勉之而已。

凡事皆貴專。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嗇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為較之尤嗇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為。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荷道以躬，輿之以言。

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

德業之不常，曰為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

未習勞苦者，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恐難期有恒。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接人總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人以偽來，我以誠

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來書謂興會索然，此卻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

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不慌不忙，盈科後進，向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

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為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

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與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為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尸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恒而強之有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弟此時以營務為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為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凶德致敗，莫甚長傲。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

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地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為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鍊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

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不輕進，不輕退。

一經焦躁，則心緒少佳，辦事必不能妥善。

人生適意之時，不可多得。弟現在頗稱適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成一箇局面。

吾因本性倔強，漸近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媿恥無已。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千萬忍耐，千萬，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斯為大幸。

習勞為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不輕進人，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為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為第一義。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

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

凡事後而悔己之隙，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歷淺耳。

凡軍事做一節說一節。若預說幾層，到後來往往不符。

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沅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

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國事之處無多，更宜竭誠以圖之。

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

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靠，太剛則折。剛非暴戾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

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由所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也。

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宜牢記此二語。軍事呼吸之際，父子兄弟不能相顧，全靠一己耳。

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

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

吾兄弟既誓拼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功，約定終始不提一字，不誇一句，知不知一聽之人，順不順一聽之天而已。

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留之餘之力。

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

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謂之降龍伏虎，龍即相火也，虎即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破，亦不僅余與弟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古聖所謂懲忿，即降龍也，所謂懲忿，即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吾兄弟好處正在倔強，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強以勵

志，則日進無疆矣。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既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段沖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義。舍命報國，側身修行。

上報四恩

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為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又其次乃畏清議。

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

無形之功，不必騰諸口說，此是謙字之真工夫。所謂君子之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見也。

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

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

君子大過人處，只是虛心。

大凡辦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一處不通，則處處皆窒矣。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但從積勞二字上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更不必問及矣。

儉以養廉，直而能忍。

用人極難，聽言亦殊不易。全賴見多識廣，熟思審處，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

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吾屢教家人崇儉習勞，蓋艱苦則筋骨漸強，嬌養則精力愈弱也。

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

小心安命，埋頭任事。

不如意之事機，不入耳之言語，紛至迭乘。余尚愠鬱成疾，況弟之勞苦過甚，百倍於阿兄，心血久虧，數倍於阿兄者乎！弟病非藥餌所能為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

弟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功夫。此處有定力，到處皆坦途矣。

天下之事理人才，為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

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

也。

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懣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齟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齟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竈，

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
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
齧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餒也。○
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
已。○

△右家書

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自足堅筋骨而長見識。○沉甫
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為要義。○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
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
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

祖師訓詞

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烟，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丹也◎

不料袁婿遽爾學壞至此，然爾等待之，卻不宜過露痕蹟◎人之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重也。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為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

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群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恒蹊◎凡文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

顏黃門之推顏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至精，爾兄弟宜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凡言兼衆長者，必其一無所長者也◎

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爾以後每日宜

習字之法

習柳字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爾憚於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育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為重。伎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是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是也。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附作伎求詩。

不悵

二首錄左：

善莫大於恕，德莫兇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疚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右不悵

不悵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忤。歲懊有時寒，

月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灾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慙。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慼。於世少取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右不求

日課四條

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有惡而不能

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媿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至程朱則千言萬語，

不離此旨……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為之悚，氣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於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矣……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遽之，鬼神許之，以為彼自食

習勞

其力也。……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旦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厲。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為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為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獲，引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苦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是以君子欲為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右家訓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之而不散漫。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難矣。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繭，欲其強得乎。

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全是此等處磊落過人。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恒心也。

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

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

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望之時。

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用兵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

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況人之於學乎。

知天下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學問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

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言物行恒，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恒，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衆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為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自戒潮烟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奸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

得人
治事

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

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

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

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事，本日必了之○

與胡中函商江南之事，胡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二人互許為知言○

右日記

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為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懷其為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為慎，而自慊

之功密。彼小人者，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偽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慄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

慎獨論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

按勢不能不四字極見得到。此深

於社會學者之言。

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響，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原才○按此篇公之少作也。深明社會變遷之原理。我國數千年來不多見之名文也。公於窮時達時。皆能以心力轉移風氣。亦可謂不負其言矣。

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於大戾，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確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日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蓋藏，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為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諧臣媚子之亞也。○召海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國朝先正事略序

也

○送郭筠仙南歸序

君子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難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及其成熟，則聖人之徒也。○同上

賢達之起，其初類有非常之撼頓。顛蹶戰兢，僅而得全。○陳岱雲母壽謙集詩序疾疾生其德術，荼蘼堅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樂而不荒。○

古君子多塗，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塗，未有不**自不干人始**

者也。○田崑園
壽序

能儉約者不求人。○同上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駟，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光陰之遷流如此其可畏也，人固可自

暇逸哉。○朱玉聲
壽序

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嬖阿之老，則群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為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為利害也。○陳仲鸞父
母壽序

上智
下愚
中材

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瞠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耆欲，逐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為物，控之若無有，魀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量而莫之能禦。○箴言書
院記

君子之道
似平陸道

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歟。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艱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湘鄉昭忠祠記

書周忠介公手札後

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

大界墓表

道微，俗薄。舉世方尚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返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胡文忠公嘉言鈔

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

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於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

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

無補救之方。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

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智慧鈍而膽力怯。

塵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策用。

用紳士總在平日接見時，專心致志，詳為談論，講究一切。察其為人如何，用其所長，棄其所短。

軍旅之際，非以身先之勞之，事必無補。古今名將，不僅才略異衆，亦且精力過人。

吾輩均是好漢，未必能擔當艱鉅。而當此艱鉅，即欲辭避，亦有所不能。

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所以敗壞，則正氣不伸而偽士得志也。

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

對治習
氣即戰

智慮生於精神，精神生於安靜。

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為要。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

伏為事。啟超按此三河敗後懲創之言也。

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無人才。人才不出，以居人上者不知求

耳。

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

求賢如相馬。今使萬馬為群，中有千里馬而人不識，即識之矣，狃於

駑駘之便安，則千里馬亦且自悲。

志氣

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為主。孔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

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宜也。

德必不孤，德亦必不可孤。

欲救全人，須使之先有忌憚之心。

吾儒任事，祇盡吾義分之所能為，以求衷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

人才

情○而任勞任怨，究無所容其瞻顧之思○

人才因磨練而成，總須志氣勝人，乃有長進○成敗原難逆料，不足以定人才○兵可挫，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終不可挫○

大抵兵事，另有一種人物○文而近史，武而近俠，皆非能兵者○

軍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

將以氣為主，以志為帥○專尚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搗○平時一一稟承令唯謹，臨大難而中無主，其識力既鈍，其膽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

人才

夫人才因求者之志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里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驚駘之便安，而斥騏驥之偉俊矣○朱子云：「是真虎，必有風」，然則虎不嘯，非風之不從也，所媿在此，所懼在此○

愛人之道，以嚴為主，寬則心弛而氣浮。

舉人而能不破格，破格則須循名核實，否則人即無言而我心先媿矣。

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

凡奇謀至計，總在平實處。如布帛菽粟之類，愈近淺易，愈廣大而精微也。

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其次者剛而無虛，樸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於矜驕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至敗乃公事。

修行亦馬

兵士如學生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並不能守。

久逸則筋脈皆弛，心膽亦怯。

修行亦馬

軍旅之事，能腳踏實地，便是奇謀。

財用如人身之精血，古人以四海困窮為戒，良有深旨。蓋財用竭則如

用功亦爲

精血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

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

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陰陽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

作官得民心，作將必得兵心。平時刻厲，入軍亦必堅苦。

用所長以救所短，不必舍所長而用所短。

不包攬，不把握，任人任主，則兵不能擇，餉不能節，卻又必乏財

矣。

啟超按此致曾文正者時
文正初任江督凡百撫謙

時艱事急，當各盡其心力所能，不必才之果異於人，事之果期於成也。

遇事每謀每斷，不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亡，不如謀之。

凡人保身之法，只護心腎緊要之處。尺寸之膚必顧，將有不能兼愛，而先失其大者。是戰守之機，處處為備，必致處處無備。

慧思修也

人皆熙熙如登春臺，我輩惟職思其憂耳。

不苦撐，不咬牙，終無安枕之日。

是非不明，節義不講，此天下所以亂也。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慎。左右近習無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

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為消長否泰之關。

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胃，必難挽回。

述曾文
正語

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為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

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事出範圍之外。當謹守準繩，互相勸規，

不可互相獎飾包荒。

述曾文
正語

守兵不動，久亦並不能守；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

弛，其力隳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得脩業，非猛進，即乍退。游息只

須半時半日，則精力即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

進，未有不解不荒者。彼文字尚然，況用力之事乎？

吏治執事

守兵不動

即道業不

進也

況修行耶

弘揚佛法

亦然

聞戰勝佛

凡人總要憂勤，千般苦楚，均要人肯吃。

兵事必無萬全之策，謀萬全者，必無一全。

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

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

大抵吾儒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為千古之玷，況又不能不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則將以薰蕕為同臭，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

致李次青

吾是破甑之人，避怨之事，向不屑為，即舞陽侯所謂卮酒安足辭也。

須知時事艱難，吾輩所做之事，皆是與氣數相爭；然成敗之數，盈虛之數，有天命焉，非憂思即能稍減也。

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並無愚人。

與左季高

世智辨聰
八難之一

左文襄公嘉言鈔

讀書時，須細看古人處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氣象。及自己處事接物時，又細心將古人比擬，設若古人當此，其措置之法，當是如何？我自己任性為之，又當如何。然後自己過錯始見，古人道理始見。斷不可以古人之書，與自己處事接物為兩事。與周汝充

能克己者，必能克敵。功名之著，抑其末也。答王璞山

譽人而令人不敢承，亦非慎言之道，願毋然也。同上

天下紛紛，吾曹適丁其厄。武鄉不云乎：「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則亦惟殫其心力，盡力職守，靜以待之而已。與李希庵

中才全在策厲，當人才極乏之時，再不寬以錄之，則凡需激厲而後成，磨鍊而後出者，舉遭屈抑矣。只要其人天良未盡汨沒，便可有

用。吾察人頗嚴，用人頗緩，信人頗篤，此中自謂稍有分寸也。同

廚丁作食，殺果都是此種，而味之旨否分焉。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

凡用人用其朝氣，用其所長，常令其喜悅，忠告善道，知意向所在，勿窮其所短，迫以所不能，則得才之用矣。同

見今風氣，外愈謙而內愈偽。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答夏

憩亭

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嘗試譬之草皆藥也，能嘗之試之，而確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則專用雜用，均無不可。否則必之山而求榛，必之隰而求苓，烏乎可？且烏乎能也。曾滌生嘗歎人才難得，吾曰：「君水陸萬餘人矣，而謂無人。然則此萬餘人者，皆無可用乎？」集十人於此，則必有一人稍長者，吾令其為九人之魁，則此九人者，必無異詞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與胡

閩之

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非開誠心布公道，不能得人心，非獎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氣，不能盡人

之才。非令其優劣得所，不能盡人之用。

同上

養氣未深，終是打小仗手段。連聲之雷不震，食鼠之貓不威。

答胡潤之

學業才識，不日進則日退。須隨時隨事留心著力為要。事無大小，均

有一當然之理。即事窮理，何處非學。昔人云：「此心如水，不流即

腐。」○昔人事業到手，即能處措裕如，均由平常留心體驗，能明其

理，習於其事所致。○未有當前遇事放過，而日後有成者也。

與陶少雲

凡事過於求好，轉多不妥之處。

與楊石泉

凡將將領，須先得其心，不必以權勢相壓。○當統帥不患無權勢，患在

不能下人，而必強人以就我。○昔人云：「位居千萬人之上，心須居千

萬人之下」，此有道之言也。

與劉克庵

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廣。

答楊石泉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曾文正公嘉言鈔

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恭印

南投縣水里鄉頂崙村圳頭巷十五之一號
民國八十四年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

結緣品



